

■ 隔岸观火 |

取消中性名
倒退的一步

葛爱平

最近,有一种声音突起,要求取消已经实行的中超俱乐部中性名,恢复企业冠名,我以为这是严重的倒退。

取消派的理由看起来很有理,因为足球环境不佳,投资者和企业对投入足球的热情大减,俱乐部经营艰难,退出已经不是新闻。如此险恶形势下,迫切需要拉住赞助商,让他们有利可图,有投资足球的积极性,因此中性名必须叫停,恢复过去的企业冠名。

不能说这样的理由没有道理,但是仔细推敲,对足球只是暂时可以续一把力,长远来看,没有积极意义,只会拖延和阻碍职业足球的进程,中国足球将不可能得到发展。

首先,取消中性名会损害职业联赛的品牌形象,使之更像是一支企业球队,而中超职业联赛,也更像是企业队联赛,这让中超品牌价值不仅得不到提升,反而更会降低。

中超俱乐部没更换过投资方的几乎没有,中国一线职业联赛自1994年以来,各俱乐部投资者换了一批又一批,五花八门的名词走马灯似的让人目不暇接,真正留下印象的没几个,这样的“万牌俱乐部”能否让职业联赛的历史和文化得到传承?如何传承?

相对于中性名的俱乐部的独立性,企业冠名俱乐部难以摆脱企业的束缚,对俱乐部的长治久安不利,对于培养忠诚的球迷群体更为不利,今天这个名字,明天那个名字,如何聚拢俱乐部的坚定支持者?俱乐部的财务状况与企业联系太紧密,前景的不可预知性让俱乐部不可能稳定,难以建立长远的发展计划,这是职业体育的大忌。

诚然,实施中性名会影响一些投资足球企业的积极性,但是俱乐部靠着一家企业的大腿苟活,这本来就不是职业联赛发展的真正方向。要打破这一僵局,必须让俱乐部经营活起来,让俱乐部有自己的生存能力,而不是只靠着一家老板的输血。

那么,如何改变中国足球俱乐部自身生存的问题?应该在广告经营收入和电视转播这两大块进行大的改革。这两大收益是当今世界足坛几乎所有职业俱乐部获得资金的主要来源,我们可以跟着人家搞职业联赛,为什么不在方式方法上也学用呢?

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职业俱乐部就有了自我造血的能力,就能理直气壮地与企业冠名说“不”,经营足球俱乐部也更有积极性。当然,要做出这样的改革,首先是足协进行自我改革,舍得放下这块肥肉吗?

■ 秦天论道 |

政策是命
失调要命

秦天

上周六,女超落幕。武汉队没有悬念地再夺冠。四连冠。

武汉队的有点恐怖,20胜1平1负,进了76球,失了

5球。外援特姆瓦最佳射手,进了30个球。

30个进球,超过了八支球队全队进球的总数,超过六支球队全队进球总数的2倍,超过一支球队全队进球总数的4倍。

绝对的优势。大象与蚂蚁的对比。

武汉队并非只是强在特姆瓦一个外援,更主要的是强在众多的内援。马君,原江苏队队长;娄佳惠,原河南队队长;王珊珊,原天津队队长;吴海燕,原山东队队长;还有古雅莎、韩鹏、王飞、丁璇、姚凌薇、翟晴玮、宋端、李艳飞等,都是现役或前不久的国脚、国门,自然也是各队的核心骨干。

说武汉队强过国家队,是真正的国家一队,一点不过。

■ 自说自画 |

开心一记



阿仁

●12月10日,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的生日。30年前,上海申花在一天成立于黄浦区的金陵东路盛泽路口。上海足球告别以往的专业体制,有了第一支职业球队了,在当时这是一件不起眼的事体。那时候恰为神州“放眼世界”的时代,喜欢足球的朋友都在眺望欧洲、南美足球,在小屏幕电视机中看世界杯,用巴掌大的收录机听“意大利之夏”。彼时的上海申花只是一个市区里的小企业,却承担了沪上职业足球起步的重责。讲老实话,我真是记不清30年的上海申花还

有什么可以追忆的往事了。两年之后,1995年上海申花在甲A联赛中创下了十连胜,最终以22战14胜4平4负积46分的成绩夺得了联赛冠军。这才使得上海人熟悉了徐根宝、范志毅、谢晖、吴承瑛、朱琪等一大队上海足球人,记得了申花和第一个外援瓦洛嘉、第一扇洋铁门高佳。徐根宝当年发给瓦洛嘉月薪1000美元,还特意去市里请示了市领导后仍然惴惴不安,足见上海申花起步时的艰难不易了。

●上海申花俱乐部30年中五次易帜。万幸的是申花这块老牌子一直没有更改过。“申花是冠

军”的初心没有动摇过。“申花领先一步”的口号演变成“不狂不不放不申花”了。我讲了又讲,上海闲话设有“狂放”这个词的。“又狂又放”只是申花曾经的一段岁月中的旧痕迹。申花蓝魔是中国球迷中最激情也最有创意的队伍,建议他们能够在八万人体育场看台上呼喊出新的为申花助威助阵的口号来。难吗?不难的。

●上海申花30岁了,要吃生日蛋糕了。想来沪上各种传媒、各支球队队伍都已经做了精心的准备了。12月中旬将会是上海足球的狂欢热潮。大家都来轧轧闹猛吧,开心一记!

这不是突发的现象。武汉队已经四连冠了。其实,早就有了。权健接办大连队时,就有了。权健女足曾是三连冠,也是压倒性的优势。但是,比起现在的武汉,权健小丑而已。

错不在过去的权健与现在的武汉,他们所作所为,在政策的允许范围。错在独有制定政策调整政策之权的足协。

政策是命,失调要命。足协该醒醒了。

■ 宇观赛场 |

改得不错
别再改了

朱润宇

作为ATP巡回赛赛历上年度最后一项赛事,新生力量总决赛在争议声中落下了帷幕。和大人们的世界不同,参赛的U21球员们时常被用作新规则的小白鼠。但正因为这是针对年轻球员的赛事,这些新规的合理之处,以及球员的态度,难以得到重视。

如果说一盘里的四局三胜制、全部启用电子司线等新规尚能被认可,那么观众能在比赛期间走动和交谈、降低裁判椅高度以确保观众视角、取消赛前热身环节等,令球员和裁判都一时难以适应。的确,部分新规是从观众的角度出发考虑,但在实施的过程中成了画蛇添足。网球比赛的特性,要求球员在比赛中保持绝对的专注,因此他们的“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允许观众随时走动,无疑是在这些球员面前“刮起了沙尘暴”。这条新规,就相当于足球比赛中前锋临门一脚射门时,被球门后突然冲出的自家吉祥物吓了一跳,导致失掉必进球一样,充满了黑色幽默。

或许拿U21球员的比赛作为试点是个不错的主意,但今年赛事的问题,不在于让年轻球员做小白鼠,而是规则本身出了问题。更何况,U21球员也是球员,不能因为主观地认为比赛重要性相对较低,就对这些球员为所欲为。正如亚军菲斯在接受采访中表示的那样,规则改得很好,下次别改了。“很奇怪的规则,我觉得这些规则不会被用在巡回赛中。不过用在我们身上,倒也还不错。”

ATP希望推出新规,让充满历史味的网球变得现代一些、推动网球改革的进程,这无可厚非。然而,改变、更新规则的根本,一是不能破坏这项运动的基础,包括破坏运动员和裁判的基本利益;二是与这项运动本身相比,新规要合情合理。比如,取消赛前热身、不介绍球员,同时“伤害了”球员和球迷,让球员一脸蒙,球迷也一脸蒙。如果连这两个环节都被认为是所谓的“无效时间”,那么又如何定义比赛中的“有效时间”?

虽然和年终总决赛相比,新生力量总决赛更像是小孩子过家家,但不论是哪项赛事,都应被重视。更何况,辛纳和阿卡拉斯两位目前男子网坛的“00后”当红炸子鸡,都曾在新力量总决赛夺冠。今年参赛的球员,是否会有人在新赛季迎来大爆发?一切都没有定数。只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今年的规则“改得不错”。

“别再改了”——别再见这些“改”了。



■ 老骥伏枥 |

活着就
意味着一切

姬宇阳

上周六的下午,一位朋友正好在东京国立竞技场现场,和超过50000名球迷一起,见证了一支阔别日本顶级联赛15年的老牌球队,如何通过升级附加赛终于重返日本J1联赛。

这支球队的名字叫做东京

绿茵俱乐部,但是中国球迷大概会对它另外一个名字更熟悉——东京贝尔迪,一度也被叫做川崎贝尔迪(川崎绿茵)。它是1993年日本职业足球联赛元年的10支参赛队之一,也是第一届日本职业足球联赛的冠军获得者。球队还曾经在亚冠联赛的前身中获得过亚洲冠军,在日本国内天皇杯比赛中拿过多次冠军,也是三浦知良当年效力的球队。

球队从2008年降级后,始终未能回归J1联赛,今年终于在附加赛中获得升级机会。第一场附加赛,东京绿茵主场2比1战胜千叶市原。然后就是上周六当天下午的第二场附加赛,他们最终1比1和清水心跳战平,按照日本联赛附加赛的赛制,联赛积分榜排名靠前的球队只需要在附加赛中不输给排名比自己靠后的球队,就可以完成升级,东京绿茵在J2联赛里排名第三,清水心跳以1

分之差排名第四。最终,东京绿茵凭借一场平局重返日本顶级联赛。

一支球队在时间长河里起起伏伏也是难免,可怕的不是降级,而是解散或消失。

1993年日本职业联赛元年的冠军队,时隔多年重返顶级联赛。同样是1994年中国职业足球元年的冠军球队大连万达,已经在2012年宣布解散。

中国足球另一个曾经的超级霸主广州队,上个赛季结束已经降入中甲,本赛季中甲联赛最终他们在16支球队中排名第12,至少现在还活着。

此刻已是岁末年尾,对于很多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而言,鬼门关和生死劫又在眼前了。

对于职业足球,时间的积累最终是会有回报的。坚持和活着,一切才有可能。但这两件事,说起来容易,做到并不容易。